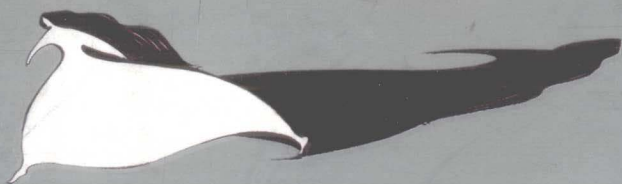


喊
女
溪



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

[美国]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夏末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鳳) 译林出版社

喊女溪

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

[美国] 桑德拉·希斯内罗斯

夏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喊女溪 / (美) 希斯内罗丝 (Cisneros, S.) 著; 夏末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9

书名原文: 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

ISBN 978-7-5447-1381-8

I. ①喊… II. ①希… ②夏…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736 号

Woma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 by Sandra Cisneros

Copyright © 1991 by Sandra Cisnero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9-304 号

书 名 喊女溪

作 者 [美]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译 者 夏 末

责任编辑 於 梅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199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译林出版社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381-8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6316)

献给我的母亲，
艾尔维拉·科德罗·安格阿罗，
她赐予了我犀利的语言。
也献给我的父亲，
阿尔弗雷多·希斯内罗斯·德尔·莫雷尔，
他赐予了我柔美的语言。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与母亲。

致谢

亲爱的读者们：

这本集子中早期的一些故事是在我的哥哥小阿尔弗雷德·希斯内罗斯和嫂子朱丽叶·巴拉雷斯-希斯内罗斯家的客房中写的。感谢你们的款待，为我的写作提供了那么豪奢的一个房间。

感谢我的母亲，我的机灵鬼，给予我数不清的经济援助。

感谢全国艺术基金会一生中拯救了我两回，谢谢你们，永远感激你们。因为你们，我的生活、我的写作都不一样了。

感谢你，鲁文，无论这份感谢或早或晚，无论它伴随你一次或直到永远。

十一街西的小屋。借来的祝福！感谢你们的慷慨，萨拉·斯丁芬森和理查德·柯林。

我倾心的读者们：海伦娜·维拉蒙德斯、莉莉安娜·巴伦苏埃拉、索尼娅·萨尔迪瓦尔-乌尔、诺尔玛·阿拉尔贡。还有歌曲搜集者们：劳拉·佩雷斯和玛丽亚·埃雷拉-索贝克。向你们所有人表示感谢。

我圣安东尼奥¹的姐妹们：凯瑟琳·布尔斯特、阿尔芭·德尔雷

¹ 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工商业城市，作者长居于此。

昂·索菲亚·赫尔利、让·费德里克·但特恩，以及“女强人”特瑞·伊巴涅斯、认真审查我颇具墨西哥味作品的“提加洛人”¹胡安妮达·露娜·劳恩。谢谢你们。深情地拥吻你们每一个人。

前南斯拉夫的姐妹“好家伙”加斯娜·卡劳乌拉。好姐妹，谢谢你²。

我圣安东尼奥的兄弟们——伊托·罗摩、丹尼·洛伦索、克莱伊克·本尼尔，“彭奇人”³塞萨尔·马丁内斯——朋友们，谢谢你们。

感谢我最重要的伙伴们——兰登书室的埃若尔·麦克唐纳德和赫妮·埃旺斯。感谢你们的有力支持和深厚信任。

感谢我美丽的主编朱丽叶·格劳乌。啊，朱丽叶，相信我，我永远感激你在这部作品从孕育到诞生过程中表现出的不懈柔情、耐心与体贴。

感谢神圣的上帝赐予我神奇而有力的文字校对人：“勇敢者”苏珊·贝尔哥霍斯。我要点燃蜡烛，向后空翻，为你大声呼喊。用心灵拥抱你，苏珊，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女士们、先生们，请以最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最特别的读者，最可爱的朋友。丹尼斯·玛提斯，我可爱的小眼睛。

圣母瓜达卢佩·托南琴⁴，无尽的感谢。我将这些小故事献给你，献给我们的人民。献给所有的人。谢谢你们。从心底向你们致以千万次的感谢。

(金薇、夏末 译)

1 指在得克萨斯州独立运动前就住在此地的墨西哥裔或拉美裔人。提加洛(Tejano)，西班牙语的“得克萨斯”。

2 此处为克罗地亚文。

3 彭奇，城市名，位于中美洲萨尔瓦多。

4 墨西哥土著的母亲女神。

目录

I. 闻起来像玉米的我的朋友露西

闻起来像玉米的我的朋友露西	3
十一岁	6
有时候早,有时候迟的萨尔瓦多	11
墨西哥电影	13
芭比Q	15
米国人	18
特佩亚克	22

II. 神圣的一夜

神圣的一夜	27
和我同名的	38

III. 男人,女人

喊女溪	45
万宝路男人	60
那美妙的:得克萨斯的一场轻歌剧	64
记住阿拉莫	66
不要和墨西哥人结婚	72

面包	88
萨帕塔的眼睛	89
安吉亚诺宗教用品店……	117
小神迹, 还愿	119
平脚短内裤	133
男人, 女人	135
叮咚咚	136
很漂亮	138

I

闻起来像玉米的

我的朋友露西

我也爱着你，
希望你得到幸福。

——克里·克里

(弗朗西斯科·加比隆多·赛莱尔)



弗朗西斯科·加比隆多·索莱尔 (1907—1990)，墨西哥儿童音乐作曲家。因在儿童广播节目中创造了克里·克里这一经典形象，被戏称为克里·克里。他所作歌曲闻名拉美，现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闻起来像玉米的我的朋友露西

露西·安吉亚诺，得克萨斯州女孩，闻起来像玉米，像弗里托·班迪托玉米片，像玉米煎饼。当她越过纸剪的小人凑近你的时候，当我们坐在走廊上玩弹子，用这颗能在手心映出蓝色星星的漂亮水晶换那块中间有着蚱蜢绿的螺旋花纹的大猫眼石的时候，她头上有一种像玉米羹或玉米面包一样的温热的味道。那猫眼石的颜色就像你开车去边界时挡风玻璃上瓢虫留下的浆汁，就像蝴蝶黄色的血迹。

你们吃过狗粮吗？我吃过。在一阵像嚼冰块一样的嘎嘣响之后，她张开大嘴给我们看，里面只有一条粉红的舌头，像盲眼的蠕虫一样乱探，简妮朝里看着，因为她说了让我看看。但我，我喜欢那个露西，玉米味的头发，和我一样的浅绿色人字拖，我们一起在凯马特超市买的，只要七十九美分。

我要坐在太阳底下，不在乎外面是否有一千万亿度。我要把皮肤晒黑，让皱褶的地方黑得发青，像露西的。她全家人都那样。眼睛眯得像条刀缝。露西和她的妹妹们。诺玛、玛格利塔、奥菲利娅、赫米尼娅、南希、奥利维娅、切丽，还有安波·苏。

没有窗纱的纱门。砰！小黑狗啃咬着自己的毛。走廊上肥胖的沙发。窗户有的漆成了蓝色，有的漆成了粉红色，因为她爸爸那天

累了或者忘了。妈妈在厨房里将衣服填进脱水洗衣机，从里面转出来的衣服又板又硬，缠绕在一起，扁得像纸。露西有次把胳膊卡在里面了，大声叫妈——她妈妈只能让机器反转，她的手才退了出来，手指都黑了，后来，指甲也掉了。但是你的胳膊真的疼得像衣服一样了吗？后来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得往里面充气了？没有，只是手指，而且她也没哭。

靠着走廊上的栏杆，将小宝宝安波·苏粉红色的短袜夹在切丽的花T恤上，奥菲利娅的蓝色牛仔裤夹在奥利维娅罩衫里面的缝边上，罩衫夹在玛格利塔的法兰绒睡衣上，免得它被抻长；然后拿起她们爸爸的工作服，像这样倒挂着；这样，所有的衣服就都不会皱了，也可以节约空间和晾衣夹。姐妹们的衣服都是换着穿的，只有奥利维娅例外，小气的家伙。家里没男孩。只有女孩和一个几乎不着家的父亲和一个唉！真累啊总挂在嘴边的母亲，姐妹太多，都没时间去数。

我坐在太阳底下，虽然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是连街道也晕眩的时候，太阳照在头顶上，烘烤着尘土和野草。汗如雨下，空气闷热，弥漫着甜玉米的味道。

我想和小妹妹们睡在同一张床上，脑袋挤着脑袋，有的睡这头，有的睡那头。我想和妹妹们一起睡会很有趣，你可以随意地骂她们，一次骂一个或者全部都可以，可以不必一个人孤单地躺在客厅的折叠沙发上。

当我回到家，奶奶说我没告诉过你吗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她的意思，我明天还得穿这件衣服。但是首先我要从安吉亚诺院里的破垫子上跳下去。露西，我要帮你抓蚊子咬起的包，它们会痒，那么可以用红药水画个笑脸。我们交换了鞋子，套在手上。我们走到简妮·奥缇兹家门口，对她说我们再也不和你玩了！我们一起跑回家，倒着跑一段，顺着跑一段，朝老鼠藏身的洞口张望两回，我将一只脚

戳进洞里,因为你说我不敢,天空那么蓝,天堂就藏在那些白色的云朵里面。我从膝盖上剥下一块痂,吞进肚子里,冲着猫打喷嚏,给你三粒我从昨天一直留下来给你的玛氏巧克力豆,用手帮你梳头发,把它编成漂亮的小辫子。我们一起冲公交车上我们并不认识的女士挥手。哈罗!我在前廊的栏杆上翻跟斗,尽管我的内裤都露了出来。我们自己做纸人,自己画,自己剪,再用蜡笔给它们的衣服涂上颜色,我的胳膊搭着你的肩膀。

我们看着对方,胳膊被我们分吃的一根橘子冰棍弄得黏黏的,我们可以是姐妹的,是吗?可以的,你和我,一起等待牙齿掉落,等待钱。你附在我耳边轻声笑语,弄得我耳朵直痒痒,我笑得哈哈哈哈哈的。我和她,闻起来像玉米的我的朋友露西。

十一岁

关于生日，他们不明白也永远不会告诉你的是，当你十一岁的时候，你也是十岁、九岁、八岁、七岁、六岁、五岁、四岁、三岁、两岁和一岁。十一岁生日那天，清晨醒来，你盼望有十一岁的感觉，但是没有。你睁开眼睛，一切恰如昨天，唯一不同的只在于它是今天。你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十一岁了。你觉得自己还是十岁。事实上，你是——让你十一岁的那一年还没到。

譬如，某一天你可能会说一些愚蠢的话，那是只有十岁的那部分你。又或者某一天你觉得害怕，想要坐在妈妈的膝头，那是五岁的那部分你。又或者在你完全长大后的某一天，也许你会想哭得像三岁时那样，那也没关系。妈妈难过得想哭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和她说的。也许她那时觉得自己只有三岁。

因为我们长大的方式就像洋葱，像树干里面的年轮，像我那些一个套一个的木头小娃娃，一年包裹着一年。十一岁也是一样。

你不觉得自己十一岁了。不会立刻觉察。那需要时日，或许几天，或许几个星期，又或许得好几个月，然后在人们问你的时候你才会回答自己十一岁了。而甚至那时，你还是不觉得自己实足有十一岁，直到你快十二岁。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今天，我希望我的身体里不止区区十一年在那里叮当响，

像储钱锡罐里的分币。今天我希望我不是十一岁，而是一百零二岁，因为如果我有一百零二岁的话，我就会知道当普莱斯夫人将那件红色毛线衣放到我课桌上时该说些什么。我就会知道该怎么告诉她它不是我的，而不是仅仅坐在那里，脸上露出那样的表情，嘴里却什么也说不出。

“这是谁的？”普莱斯夫人问，将那件红色毛线衣高举起来让全班人都看得到，“谁的？都在更衣室里放了一个月了。”

“不是我的。”每个人都在说，“不是我的。”

“它肯定是你们当中谁的。”普莱斯夫人不停地强调，但没有人记得。那是一件难看的毛线衣，红色的塑料纽扣，领子和袖子长得都可以用来做跳绳。旧得就像是一千年前的了，就算它是我的，我也不会说出来的。

或许是因为我瘦，又或许是因为她不喜欢我，那个愚蠢的西尔维娅·萨尔迪瓦尔说道：“我想那是瑞切尔的。”那么难看的毛线衣，又破又旧，但是普莱斯夫人信了她。普莱斯夫人把毛线衣拿过来，放在我的课桌上，我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什么话来。

“那不是，我不，你不……不是我的。”我终于说了出来，声音小得像我四岁的时候。

“当然是你的。”普莱斯夫人说，“我记得你还穿过一次呢。”因为她年龄大，又是老师，所以她是正确的，而我错了。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但是普莱斯夫人已经翻到第三十二页第四道数学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突然觉得心里很难过，感觉三岁的那部分我想从眼睛里跑出来，但我使劲地闭上眼睛，用力地咬紧牙齿，想着今天我十一岁了，十一岁了。妈妈在为我做晚上的蛋糕，等爸爸回来了，大家就会一起唱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当那股难过劲过去了，我睁开眼睛时，那件红色毛线衣还在那

儿，像一座红色的大山。我用尺子将它推向课桌的一角，将我的铅笔、课本、橡皮擦移到离它尽可能远的地方。我甚至将我的椅子向右移了一点。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我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还有多久到午餐时间，到那时我就可以将那件红毛线衣扔到学校操场的栅栏外去，或者把它搭到停车场的计时牌上，或者把它卷成一小团，丢进小巷里。但是，数学课一结束，普莱斯夫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说道：“够了，瑞切尔。”她看见我已经把那件红毛线衣推到课桌的边角了，它像瀑布一样挂在边上，但我不在乎。

“瑞切尔，”普莱斯夫人喊道，看样子已经生气了，“你立刻把那件毛线衣穿上，别再做那没用的事了。”

“但那不是——”

“穿上！”普莱斯夫人说道。

此刻我希望我不是十一岁，因为我身体里的所有年龄——十岁、九岁、八岁、七岁、六岁、五岁、四岁、三岁、两岁和一岁——都挤到了我的眼皮后面，我将一只胳膊伸进了那闻起来像农家鲜干酪的毛线衣的一只袖子，又将另一只胳膊伸进了另一只袖子，然后站在那儿，两只胳膊撑开，就像那件毛线衣会伤着我似的。它的确会，它让我浑身都痒，上面净是不属于我的细菌。

这时，我整个早上，从普莱斯夫人把那件红毛线衣放到我课桌上开始就憋着的委屈全都释放了出来，我突然哭了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希望别人看不见我，但不可能。我十一岁了，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在所有人面前哭得像三岁时似的。我趴在课桌上，脸埋在套着那气人的、小丑般的毛线衣的臂弯里。我的脸憋得通红，唾液从嘴里流出来，不停地发出像小动物一样的呜呜声，直到眼睛里再也没有了眼泪，只剩下身体在那里像打嗝似的抽噎，整个头疼得像喝牛奶喝得太快了一样。

但是最糟糕的是，就在午餐铃快要响的时候，那个愚蠢的菲莉斯·洛佩兹，比西尔维娅·萨尔迪瓦尔还蠢的菲莉斯·洛佩兹，说她记起来那件红毛线衣是她的！我立刻把它脱下来给了她，只是普莱斯夫人却装作没事人似的。

今天我十一岁。妈妈在给我做晚上的蛋糕，等爸爸下班回家我们就会吃它。还会点蜡烛，会有礼物，大家会唱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瑞切尔，只是一切都晚了。

今天我十一岁。我十一岁、十岁、九岁、八岁、七岁、六岁、五岁、四岁、三岁、两岁、一岁，但我希望我有一百零二岁。我希望我自己是任何年龄，就是不要是十一岁，因为我希望今天已经远去，远得像只飞掉的气球，像天空中的一个小圆点，小得你必须闭上眼睛才能看得见。